

癮的世纪

A CENTURY OF ADDICTION
YAN FENG

严锋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什么东西不是癮呢？

读书会上癮，炒股会上癮，按摩会上癮，老虎机上癮，广场舞会上癮，刷微博会上癮，淘宝会上癮，爱情会上癮，再说得透彻一点，我们对生命的无限热爱，难道不是一种终极的、无可救药的癮吗？



癮的世紀

A CENTURY OF ADDICTION
YAN FENG

严
锋

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瘾的世纪/严锋著. 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

2018

ISBN 978-7-208-15233-5

I. ①瘾… II. ①严… III. ①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26332 号

责任编辑 陈佳妮

封面设计 好谢翔

版式设计 陈 酌

瘾的世纪

严 锋 著

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)
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
印 刷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×1092 1/32
印 张 6
插 页 5
字 数 91,000
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208-15233-5/I·1732
定 价 38.00 元

目 录

飞翔的癖好/ 001 瘾的世纪/ 012 流量与迷狂/ 017

我的电子阅读生涯/ 022 数字化生存之零敲牛皮糖/ 042

未来之书/ 050 小玩意儿/ 054 激情英语/ 059

一个大学生的爱乐简史/ 065 从万象到微博/ 073

社交时代/ 079 直播时代/ 085

“后人”时代? / 090 文学3.0/ 094

无人永生/ 097 “西游” 密码/ 102 高分辨率的怀旧/ 110

《黑客帝国》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/ 115

《星球大战》的神话因缘/ 120 另一种穿越/ 125

虚拟的枪和真实的血/ 133 男人的游戏/ 142

永远的毁灭战士/ 153 在游戏中创造世界/ 172

纳博科夫是一个游戏玩家/ 179

飞翔的癖好



从小到大，我迷恋过很多东西。最早的奶嘴就不去说它了。八岁的时候迷上了制造飞机，当然是模型的。那时候，我随被打倒的父亲流放到他故乡农村里的一个小砖瓦厂，他的工作是铲煤，生活非常艰难，可是省下来的一点点钱，都会到镇上的新华书店去买书。那个年代的书绝大多数是政治挂帅的，非常乏味，但是一本叫作《少年航空模型制作》的儿童读物却让我铭心刻骨，永生难忘。

想想看吧，在一个连饭都吃不大饱的时代，没有电视，没有芭比娃娃，没有乐高积木，没有变形金刚。一个八岁的小孩突然看到了好多种飞机的图纸、弹射滑翔机、牵引滑翔机、橡皮筋动力机，图纸旁边还有详细的制作介绍，如何切割打磨装配，你说这个小孩怎么可能不痴迷呢？可怜我连猜带蒙，把那书似懂非懂地看了一遍又一遍，等到差不多快翻烂了的时候，就下决心无论如何要造一只自己的飞机到天上去飞了。

虽然是造模型飞机，可是对穷孩子来说谈何容易。好在父亲所在的小砖瓦厂有个机修车间，地上可以很容易拣到锯

条和刀片，父亲又带我去电工师傅那里讨了砂皮和胶水。父亲还给我提供了材料：家里的床是用几条木板拼起来的，父亲就把最外面的一条木板拆下来，帮我初步地切割成大致的形状。接下来的精细加工，可就是我自己的事啦。

三十多年过去了，至今我仍然清晰地记得造飞机时的每一道工序，每一个零件，每一次心跳。我把一根根竹丝放在煤油灯上烘烤，然后弯曲成机翼的形状，沾上冀肋，糊上蒙皮。我曾经花了整整一个星期，用一把小刀把一根长方形的木料细细地刻成螺旋桨的形状。眼看着粗糙的木料在自己的手中一点一点发生变化，眼看着图纸和想象中的飞机慢慢地成形，那种成就感真是无与伦比。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，我把书上的所有飞机模型全部做了一遍。父亲是反革命的戴罪之身，我们住在一间黑乎乎既漏风又漏雨的草棚泥屋，可是当我们在灯下动手做模型飞机的时候，无边的快乐就像水一样地把我们浸透。

这就是所谓中毒的开始吧。从飞机出发，我陆续迷上了收音机制作、望远镜制作，长大以后又迷电子音乐、发烧音响、计算机游戏，真是沉溺其中，不能自拔，有的时候简直可以说是烧得昏天黑地，忘乎所以，被朋友和同行视为玩物

丧志的超级大玩家。其中的甘苦，也只有在遇上真正同道之人的时候，才会一吐为快。现在我人生已经差不多是半途了，回头审视检点自己的发烧之道，突然悟到：父亲给我买回来《少年航空模型制作》的那个下午，就是我的万痴之源。那就是我发烧的原初场景，一切都在这一刻被注定，后来的道路只不过是展开和变奏而已。

这么说吧，那天父亲给我买的书是关于飞行的，于是我的癖好注定要去飞翔。后来父亲平反了，补发了工资，也曾带我去百货店玩具柜，可是我看着那些汽车、轮船，甚至是飞机，真是一点兴趣也没有，因为它们都只能在地上爬。而我自己做的飞机，无论多丑陋简单，是真正属于天空的。曾经沧海难为水啊。这是不是一种对现实环境的反弹呢？在那些流放的日子里，父亲与我茕茕孑立，形影相吊，我们真的好像是小小的蜗牛，在地上艰难地爬行，那些简陋的模型飞机，寄托的就是我们飞行的梦想，破壁的希望。

二

很多年以后，我迷上了计算机游戏。其时我已年届三十，

正在刻苦攻读博士学位，竟然会沉迷于这等小儿的把戏，其中奥妙何在？一开始我是想用计算机来进行作曲实验，我带上一生的积蓄，坐火车南下广州，在一个河边的小巷子里找到一家计算机商店，花 1500 块钱买了一块声卡（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是 100 元）。店里有个很善相的中年胖子正在起劲地往计算机上装什么软件，等我要离开的时候，那个软件也正好装完，开始运行，我的两脚也就再也挪不动啦。屏幕上出现了无比壮丽的太空，镜头切入一只巨大的飞船内部，两个气度非凡、衣着华贵、浑身长毛的猫脸外星生物正在谈论人类的命运，显然他们正与人类处在交战状态。两个外星大佬（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基拉西皇帝和他的皇孙）谈论人类的口气很是不屑，可是说到一个叫“虎之心”的人类飞行员（我后来才知道，那就是我！）的时候，突然变作敬畏的语气。可是他们突然又放心了，因为根据情报，那个“虎之心”已经被愚蠢的人类军方解除了职务。然后就是惊天动地的太空战斗，炮火连天，弹痕满舱，通讯耳机中各种喧嚣不断，有上级的命令，僚机的警示，同伴的呼救，敌人的挑衅，更有双方含恨死去的哀鸣。可怜我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华美而又惊心动魄的场面，只有站在那儿发呆的份儿。

飞船？这可是飞机的升级版本！我有选择吗？我儿时的飞翔之梦就这么又接着在计算机的虚拟世界里做下去了，而且是以更加“成熟”、更加刺激、更加华丽的高科技形式。我的生活开始出现了如下模式：

听说国外有一个新鲜热辣的游戏出炉了。

不顾一切地搞到这个游戏。

玩这个游戏。

再玩这个游戏，或

寻找新的游戏。

好玩的游戏总会一代一代地做下去，那么我们也会一代一代地玩下去。就拿《银河飞将》来说，一代比一代精彩。渴盼下一代《银河飞将》的出现，已经变成了我生活中的一个重大的期待。我还清楚记得当年得知一个朋友从香港带回来《银河飞将3》时的狂喜心情。我从第一天晚上玩起，一直玩到第三天的下午，终于单枪匹马战胜了强大的基拉西帝国。我万分留恋地从游戏里出来，两腿松软地走出宿舍门，心还留在那遥远的外层空间。我两眼模糊而又漠然地朝四周看看，感觉周围的一切竟是如此陌生，连太阳的颜色也和以前大不相同。这也难怪，刚刚从浩瀚的银河和遥远的未来拯救人类

归来，对身边卑琐庸鄙的芸芸众生当然不会觉得有趣。

三

再回到从前。自制收音机也是一种飞翔的企图，而且也是一种更大的企图，不过这回乘的是无形的电波，想要穿越的是更遥远的距离了。事情是从有个同学给我看一本《矿石收音机》开始的，里面讲到中药店里买一种叫作“自然铜”的药材，用一根细针顶住，一头接一根天线，另一头接耳机，就可以听到远方电台的广播。天下竟有这等神奇之事？天线在铁叉子上绕两圈就可以了。“自然铜”用几块水果糖的价钱就可以买到。困难的是耳机，我们那个偏僻的乡下哪里有哇。好不容易打听到有个同学有一只破了的旧耳机，我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所有的宝贝都掏出来，终于把它换回来。我的第一只矿石机不太成功，声音轻得像蚊子一样，可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，还是激动得浑身发抖：这是从天上传过来的声音啊。其实即使是用今天的眼光来看，当年的矿石机的声音也是极端 HI-FI 的，因为不用电源，没有放大，失真度比今天最高级的音响都要小。

过两年，我父亲平反恢复名誉，我们回到城里，经济条件有所好转，我陆续添置了万用电表、电烙铁和各种电子元器件。我从单管来复再生机、双管机，一直做到七管超外差收音机，那个阶段我整个人生所追求的目标是：怎样把声音弄得更响。

成年以后，迷上音乐的同时，我可以说毫无悬念地迷上了HIFI音响。我也结识了一些音响发烧友，非常惊奇地发现这些发烧友几乎毫无例外都是小时候从“矿石机”起步，然后是单管机、双管机一路做上来，最后陷入HIFI的泥潭。我们这些人，只要一说起2AP9、啸叫、推挽输出这些古旧的术语，就会呼吸变粗，眼睛闪闪发亮，仿佛是对上了黑社会里的江湖切口，终于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同志。按理说HIFI是全世界共有的热潮，比如大名鼎鼎的李欧梵先生就是一位发烧友。但是我们中国大陆的HIFI客都有如此共同的前HIFI的土烧经验，这就是普遍性中的特殊性了。或者说，可不可以算是全球化中的地区性差异？我们当年迷恋矿石机，正是精神和物质都极度贫瘠的年代，很多地方都像极了中世纪。可就在那种闭关锁国的形势下，一群群的孩子，用他们省下来的硬币，捧回来一块块的“矿石”，在晾衣服的架子上装起天

线，痴迷地捕捉着来自天空的一波波微弱的信息。你也可以说这是贪玩，也可以说这是 HIFI 的萌芽，也可以说这是知识探究的本能，但我更愿意说那是一种对飞翔的永恒的渴望。

四

继续回到从前。如果说矿石机是声音的飞行的话，望远镜算不算眼睛的飞行？最早的时候，我用马粪纸卷在家里的擀面杖上面，涂上自制的胶水，外面再贴上几层白纸，内壁用墨汁涂黑，这就是镜筒了。镜筒的前端嵌上一个 200 度的老花镜片，算是物镜。后面再套一只小一点的“胃舒平”的圆盒子，装上一只焦距一厘米的目镜（该目镜是扬州某军工厂的一个工人慷慨送给我的，原用于国产坦克潜望镜），一只 50 倍的天文望远镜就做成了。

望远镜这样的东西，有了一只就会想要第二只，有了小的就会想要大的。我很快就对镜中的图像不满足了。要看得更远、更亮、更清楚，就需要更大的口径，更好的消色差功能。我从小到现在，自己制作和购买的望远镜，加起来要超过十只，其中 Megrez 102 短焦折射镜是前年趁开会之机，从

台湾扛回大陆的。中国业余天文学界自制望远镜的人当中，最大口径（50 厘米）的纪录保持者是北京一位叫佟连荣的老先生，六十多岁的退休工人，月收入仅一千多元。老先生烟酒不沾，所有的钱都用来做望远镜。他的 50 厘米望远镜重六百公斤，光是镜片就手工磨了一年多，用掉十公斤的金刚砂。佟先生自费在京南永定河废弃河道旁租了一块地，搭建了一个简易观测室，好不容易为自己的巨炮找了一个安身的地方。却不料当地修建高尔夫球场，连招呼都没有和他打一声，就把他的观测室推平了。

小时候看过一部名叫《海鸥乔纳森》的小说，讲一只海鸥，特别热爱飞行，一天到晚在思考和练习怎样才能飞得更高，更快，更远。他对飞行太入迷了，以至于对觅食和休息失去了兴趣，周围其他海鸥都嘲笑和鄙视他，甚至把他逐出了鸥群。这本书在当年是作为反面教材和批判材料出版的，因为“鼓吹了资产阶级反动的个人主义”。不过，我估计当时的读者一定是从反面的反面来读它。就我个人而言，读这本书是一种绝对的震撼，我真是太喜欢那只又可怜又骄傲的小海鸥了。他瘦得皮包骨头，可是飞行的技巧越来越高，速度越来越快，最后快得犹如闪电一般，可以随心所欲地飞到他

想去的任何地方。

这可真有点像我和我的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：我们的音响越来越 HIFI，我们的 3D 卡速度越来越快，我们的望远镜口径越来越大，我们的钱包越来越干瘪。海鸥乔纳森就是我，就是我的发烧友们吗？我们会像乔纳森那样，飞出自由，飞入永恒吗？我只知道，这答案将永远命中注定了要和我们一道去飞翔。

癮的世紀